

三  
國  
志

縮印百衲本二十四史

二  
國  
志

商務印書館

上三國志注表

4113(1)

三國志

注表

臣松之言臣聞智周則萬理自賓鑒遠則物無遺照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接乎麤迹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伏惟

陛下道諺淵極神超妙物暉光日新郁哉彌

盛雖一貫墳典怡心玄曠猶復降懷近誠博

觀興廢將以總括前蹤貽誨來世臣前奉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叙可

觀事多審正誠游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

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

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

而事闕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紛錯

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固不

採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

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

乃紕謬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

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

論辨自就撰集已垂期月寫校始訖謹封上

呈竊惟續事以衆色成文蜜蠻以兼采爲味

故能使絢素有章甘踰本質臣寔頑之顧慙二物雖自罄勵分絕藻績旣謝淮南食時之敏又徵狂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祇穢翰墨不足以酬

聖旨少塞愆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謹拜表以聞隨用流汗臣松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謹言

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書侍郎西鄉侯臣裴松之上

三國志表

詩選

三六

三國志表

二

詩惠

## 三國志目錄上

晉平陽侯相陳壽撰

呂布

臧洪

陳容

張邈

陳登

魏書

卷第一

武帝

操

卷第二

文帝

平

卷第三

明帝

叡

卷第四三少帝

齊王

芳

高貴鄉公

髦

陳留王

奐

卷第五后妃

武宣卞皇后

文昭甄皇后

文德郭皇后

明悼毛皇后

明帝郭皇后

卷第六

董卓

李傕郭汜

袁紹

子譚尚

袁術

劉表

卷第七

卷第八

公孫瓚

陶謙

張楊

公孫度

子康

張繡

張燕

曹仁

弟純

曹洪

夏侯惇

韓浩史涣

夏侯淵

曹休

子肇鄧颺

曹真

子爽義

荀彧

子憲孫處

荀攸

石昌

賈詡

李勝桓範

夏侯尚

子宣

卷第十

荀彧

子憲孫處

荀攸

石昌

袁渙

涼茂國淵

張範

石昌

卷第十一

田疇

胡昭王烈

管寧

張華

邴原

焦先

## 卷第十二

崔琰

冀圭  
許攸

孔融

毛玠

徐奕

董遇  
周生烈

何夔

鮑勛

邢顥

隗禧

徐晃

何夔

司馬芝

孫覲

毛玠

## 卷第十三

鍾繇

子毓  
魏志目錄

華歆

華歆

王朗

董遇  
周生烈

呂虔

呂虔

## 卷第十四

程昱

孫曉  
魏志目錄

郭嘉

郭嘉

董昭

劉曄  
五

劉曄

劉曄

蔣濟

劉放  
朱春

劉放

劉放

## 卷第十五

劉馥

司馬朗  
張旣

司馬朗

司馬朗

梁習

張旣  
楊休

賈逵

賈逵

溫恢

李孚  
楊休

蘇則

蘇則

## 卷第十六

任峻

鄭渾  
東海定王霖

鄭渾

鄭渾

倉慈

子惲  
孫預

杜畿

杜畿

## 卷第十七

張遼

樂進

干禁

張邵

徐晃

徐晃

## 卷第十八

李典

李通

臧霸

孫觀  
魏志目錄

許褚

許褚

呂虔

呂虔

典韋

龐惠

龐淯

母娥英  
魏志目錄

閻溫

閻溫

任城威王彰

朱春  
魏志目錄

陳思王植

陳思王植

## 卷第十九

蕭懷王熊

燕王宇  
濟陽懷王琰

趙王幹

趙王幹

武文世王公

韓哀王仲  
臨邑殤公子上

彭城王據

彭城王據

濟陽懷王琰

沛穆王林  
陳留恭王峻

中山恭王戎

中山恭王戎

東平靈王徵

樊安公均  
樂陵王茂

范陽閭王矩

范陽閭王矩

東平靈王徵

樊安公均  
樂陵王茂

廣都殤公子棘

廣都殤公子棘

清河悼王貞

東海哀王協  
元城哀王札

東武陽懷三鑒

東武陽懷三鑒

廣平哀王儼

東海定王霖  
邯鄲哀王邕

廣平哀王儼

廣平哀王儼

## 卷第二十一

王粲

徐幹 鄭淳 繆欽 阮瑀 應揚丁儀 劉楨滿寵田豫

劉廙

楊脩 夏侯東 孫該荀緯 相威 吳質應璩 阮籍衛顥郭淮

## 卷第二十二

劉劭

杜摶 夏侯東 孫該蘇林 紹襲潘昂 王象徐邈牽招

桓階

陳羣 子徐宣王昶王基

## 卷第二十三

衛臻

陳羣 子盧毓諸葛誕 唐咨鄧艾 泰

魏志目錄

七吳宗鍾會 王弼母丘儉

和洽

常林盧毓王凌 令狐愚胡質 子威

楊俊

杜襲裴潛 子秀華佗 吳普杜夔

趙儼

崔林朱建平管輅周宣

## 卷第二十四

韓暨

孫禮烏丸鮮卑東夷

高柔

王觀馬韓高句麗東沃沮

## 卷第二十五

辛毗

高堂隆 檀濬楊阜

## 卷第二十六

滿寵田豫

王粲

荀緯 相威 吳質應璩 阮籍潘昂 王象牽招郭淮

## 卷第二十七

徐邈王基

## 卷第二十八

王凌母丘儉

## 卷第二十九

諸葛誕 唐咨鄧艾 泰

## 卷第三十

鍾會 王弼杜夔

## 卷第三十一

華佗 吳普杜夔

## 卷第三十二

朱建平周宣

## 卷第三十三

管輅周宣

## 卷第三十四

鮮卑烏丸

## 卷第三十五

鮮卑烏丸

## 武帝紀第一

魏書

國志一

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

國參之後

太祖一名吉利小字阿瞞

王沈魏書曰其

曹姓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後封曹叔於邾春秋之世

高祖之起曹參以功封平陽侯世襲

爵土絕而復紹至今適嗣國於容城

元偉素以仁厚稱鄰人有亡

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

司馬虎續漢書曰騰父節字

桓帝世曹騰爲中

門從官年少溫謹者配皇太子書騰應其選太子特親

愛騰飲食賞賜與衆有異順帝即位爲小黃門遷至中黃門

興少除黃門從官永寧元年郎太后詔黃門令選中黃

進達賢能終無所毀傷其所稱薦若陳留虞放邊韶南

陽延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等皆致位公卿而嚴

不伐其善蜀郡太守因計吏修勤於騰益州刺史種嵩

於函谷關搜得其牋上太守并奏騰內臣外交所不當

爲請免官治罪帝曰騰自外來騰書不出非其罪也乃

後爲司徒語人曰今日爲公乃曹常侍恩也騰之行事

皆此類也桓帝即位以騰先帝舊臣忠孝彰著封

費亭侯加位特進太和三年追尊騰曰高皇帝

吳人作養子

字巨高質性

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

續漢書曰嵩

未之奇也

曹瞞傳云太祖少好飛禽走狗游蕩無度

敦慎所在忠孝爲司隸校尉靈帝擢拜大司農大鴻臚

代崔烈爲太尉黃初元年追尊嵩曰太皇帝

吳人作

嵩生太祖太

夏侯惇傳及郭頌世語並云嵩夏侯氏之子

曹瞞傳云太祖於路乃陽敗面謂叔父怪而問其故太祖曰卒中惡

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問曰

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

續漢書曰嵩

部尉遷頓丘令

曹瞞傳曰太祖初入尉廨繕治四門

禁者不避豪彊皆棒殺之後數月靈帝愛幸小黃門蹇

硕叔父夜行即殺之京師斂迹莫敢犯者近習寵臣咸

疾之然不能傷於是共

魏志一

穠薦之故遷爲頓丘令

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

誅從坐免官後以能明古學復徵拜議郎先是大將軍

竇武太傅陳蕃謀誅閭官反爲所害太祖上書陳武等

正直而見陷害姦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靈帝不

能用是後詔書勑三府舉奏州縣政理無效民爲作謠

言者免罷之三公傾邪皆希世見用貨賂並行彊者爲

怨不見舉奏弱者守道多被陷毀太祖疾之是歲以災

異博問得失因此復上書切諫說三公所舉奏事回避

貴戚之意奏上天子感寤以示三府責讓之諸以謠言

徵者皆拜議郎是後政教日亂豪猾益熾光和末黃巾

多所摧毀太祖知不可匡正遂不復獻言

魏志一

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污狼籍於是奏免其八禁斷

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爲濟南相國有十餘縣

嚴

叔父言汝中風已甚乎太祖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自後叔父所有告嵩終不復信太祖於是益唯梁國橋玄南陽何顥異焉玄謂太祖得肆意矣

**涇祀姦宄逃竄郡界**

魏書曰長吏受取貪饕依

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

太祖至咸皆舉免小太靈怖姦宄遁逃竄入他郡政教

大行一郡清平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於漢故其國

爲立祠青州諸郡轉相效濟南尤盛至六百餘祠賈

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奢後日甚民坐貧窮

歷出長吏無敢禁絕者太祖到皆毀壞祠屋止絕官吏

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姦邪鬼神之事出之禋祀

由此遂絕久之徵還爲東郡太守不就稱疾歸鄉里

魏書曰是時專朝貴戚橫恣太祖不能違道取容數

子忤爲家禍遂乞留宿衛拜議郎常託疾病輒告歸

書傳秋冬七獵以自娛樂頃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陽

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人其子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已手劍夜殺八人而去孫盛雜記曰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爲圖已

等結謀靈帝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因此作難上書

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求得起兵會北方有赤氣東西南

天太史平原襄楷會於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

常侍貴族減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於是與攸

許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

司馬彪九州春秋於是陳蕃子逸

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敗

魏書載太祖拒芬辭曰夫廢立之

與術士平原襄楷會於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

司馬彪九州春秋於是陳蕃子逸

常侍貴族減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於是與攸

司馬彪九州春秋於是陳蕃子逸

而徵之芬懼自殺

魏書載太祖拒芬辭曰夫廢立之

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

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懷至忠之誠據宰臣之勢處官司

之上故進退廢置計從事立及至霍光受託國之任藉

宗臣之位內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羣卿同欲之勢昌

邑即位日淺未有貴寵朝廷讐臣議出密近故計行如

轉圜事成如摧朽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

難諸君自度結衆連黨何若士國合肥之貴執若吳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金城邊章

韓遂殺刺史郡守以叛衆十餘萬天下騷動徵太

祖爲典軍校尉會靈帝崩太子即位太后臨朝大

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

欲以脅太后

魏書曰太祖聞而笑之曰闇豎之官古今宜有但出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

史劉岱岱劉繇之兄

事見吳志

河內太守王匡英雄記曰匡字公節泰山

**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太祖爲驍騎校尉欲與計事太祖乃變易**

**姓名間行東歸**

魏書曰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進歸鄉里從數騎過故人成臯呂

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人其子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已手劍夜殺八人而去孫盛雜記曰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爲圖已

遂夜殺之既而懷悔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遂行

出關過中牟爲亭長所疑是亡人見拘於

**執詣縣邑中或竊識之爲請得解**

魏書曰中牟疑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雋因白令釋之卓遂殺太后

**及弘農王太祖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

魏書曰陳留孝廉衛茲以成

**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

英雄記曰韓字文節潁川人爲御史中丞董卓舉爲冀州牧于時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卓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興兵爲國何謂袁董

**史劉岱岱劉繇之兄**

英雄記曰岱字公節陳留人張璠漢紀載鄆州刺

**河內太守王匡**

英雄記曰匡字公節泰山

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辟大將軍何進府進待使匡徐州發彊營五百西詣京師會進敗匡還鄉里起家拜河內太守謝承後漢書曰匡少與蔡邕善其年爲卓軍所敗走還泰山收集勁勇得數千人欲與張邈合匡先殺執金吾胡母班班親屬不勝憤懣與太祖并謀共殺匡

**惠山陽太守袁遺**

吾胡母班班親屬不勝憤懣與太祖并謀共殺匡

**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

吾胡母班班親屬不勝憤懣與太祖并謀共殺匡

**渤海太守袁紹陳留**

吾胡母班班親屬不勝憤懣與太祖并謀共殺匡

**遺**

遺字伯業紹從兄爲長安令河間

**張超**

嘗薦遺於太尉朱儁稱遺有

**戴籍管綜**

戴籍管綜百氏登高能賦觀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

**傅士在超集**

傅士在超集英雄記曰紹後用遺爲揚州刺史爲袁術所敗太祖稱長大而能勤學者惟吾與袁伯業耳語

**帝濟北相鮑信**

信事見子助傳

**同時俱起兵衆各數萬**

在文

**推紹爲盟主**

太祖行奮武將軍二月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洛陽遂焚宮室是時紹屯

**河內邈岱瑁遺屯酸棗**

術屯南陽仲屯潁川馥在

**鄴卓兵彊紹等莫敢先進**

太祖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

**遂引兵西將據成臯邈遣將衛茲分兵隨太祖到熒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太祖爲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太祖得夜遁去榮見太祖所將兵少力戰盡日**

**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太祖到酸棗諸軍兵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太祖責讓之因爲謀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轢棘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爲諸君耻之邈等不能用太祖兵少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溫丹楊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還到龍亢士卒多叛**

魏書曰兵謀叛夜燒太祖帳

**祖手劖殺數十人餘皆拔靡乃得出營其不叛者五百餘人**

**至銅建平復收兵得千餘人進屯河內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爲帝太祖拒之**

魏書載太祖答紹曰董卓之罪暴於四海吾等合大衆興義兵高遠莫不響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蠶臣未有昌邑止國之景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

**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惡焉**

魏書曰太祖大笑曰吾不聽汝也紹二子已長天下羣英孰踰於此太祖不應由是益不直紹圖誣誠之

**二年春紹馥遂立虞爲帝虞終不敢當夏四月卓還長安秋七月袁紹脅韓馥取冀州黑山賊于毒**

白繞眭固等

唯申隨反

十餘萬衆略魏郡東郡王肱不

能禦太祖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袁紹

因表太祖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三年春太祖軍頓丘毒等攻東武陽太祖乃引兵

西入山攻毒等本屯

魏書曰諸將皆以爲當還自殺大祖曰孫曠救趙而攻魏耿弇

欲走西安攻臨菑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不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遂行毒間

之棄武陽還太祖要擊眭固又擊匈奴於夫羅於

內黃皆大破之

魏書曰於夫羅者南單于子也中平中發匈奴兵於夫羅率以助漢會本

國反殺南單于於夫羅遂將其衆留中國因天下撓夏亂與西河白波賊合破太原河內抄略諸郡爲寇

四月司徒王允與呂布共殺卓卓將李傕郭汜等

賈

殺允攻布布敗東出武關催等擅朝政青州黃巾

衆百萬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劉岱欲

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

鬪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羣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

鈔略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

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後選精銳據其要害

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

世語曰岱既死陳宮

謂太祖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官請訖州中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官請別駕治中

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鮑信等亦謂之然

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遂進兵擊黃

巾於壽張東信力戰鬪死僅而破之

魏書曰太祖將步騎千餘人行

視戰地卒抵賊營戰不利死者數百人引還賊尋前進

黃巾爲賊久數乘勝兵皆精悍太祖舊兵不習

練舉軍皆懼太祖被甲襲胄親巡將士明勸賞罰衆乃

復奮承間計擊賊稍折退賊乃移書太祖曰昔在濟南

擊壞神壇其道乃與中黃太一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

漢行已盡黃家當立天之大運非君才力所能存也太

祖見檄書呵之罪數開示降路遂設購求信喪不得衆

奇伏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乃退走

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追黃巾至濟北乞降

冬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

號爲青州兵袁術與紹有隙術求援於公孫瓚

使劉備屯高唐單經屯平原陶謙屯發干以逼紹

太祖與紹會擊皆破之

魏志一  
璣

四年春軍郵城荊州牧劉表斷術糧道術引軍入

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術使將

劉詳屯匡亭太祖擊詳術救之與戰大破之術退

保封丘遂圍之未合術走襄邑追到太壽汎渠水

灌城走寧陵又追之走九江夏太祖還軍定陶下

邳關宣聚衆數千人自稱天子徐州牧陶謙與共

舉兵取泰山華費略任城秋太祖征陶謙下十餘

城謙守城不敢出是歲孫策受袁術使渡江數年

間遂有江東

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初太祖父嵩去官後

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琅邪爲陶謙所害故太祖志

在復讐東伐

世語曰嵩在泰山華縣太祖今泰山太守應劭送家詣兗州劭兵未至陶謙密遣數千騎掩捕嵩家以爲劭迎不設備謙兵至殺太祖弟德於門中嵩懼穿後垣先出其妾妾肥不時得出嵩逃于廁與妾俱被害閨門皆死劭懼棄官赴秦紹後太祖定冀州劭時已死韋曜吳書曰太祖迎嵩輜重百餘兩陶謙遣都尉張闇將騎二百衛送聞於泰山華費間殺嵩取財物因奔淮南太祖歸咎於陶謙故伐之

弟民古之令軌罪謙之會張邈與陳宮叛迎呂布郡由而殘其屬部過矣

孫盛曰夫伐罪

夏使荀彧程昱守鄖城復征陶謙拔五城遂略地

至東海還過鄴謙將曹豹與劉備屯鄴東要太祖

太祖擊破之遂攻拔襄賁所過多所殘戮

孫盛曰夫伐罪

縣皆應荀彧程昱保鄖城范東阿二縣固守太祖

全

魏志一弟民古之令軌罪謙之會張邈與陳宮叛迎呂布郡由而殘其屬部過矣

九

乃引軍還布到攻鄆城不能下西屯濮陽太祖曰

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

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遂進軍攻

之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陣

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太祖上

馬遂引去

袁曄獻帝春秋曰太祖圍濮陽濮陽大姓

田氏爲反間太祖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

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太祖而不知是問曰曹操何在太祖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太祖而追黃馬者

門火猶盛太祖突火而出未至營止諸將未與太祖相見皆怖太

祖乃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爲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饑布糧食亦盡各引

去秋九月太祖還鄖城布到乘氏爲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於是紹使人說太祖欲連和太祖

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太祖太祖從之

冬十月太祖至東阿是歲穀一斛五十餘萬錢人

相食乃罷吏兵新募者陶謙死劉備代之

二年春襲定陶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未拔會呂

布至又擊破之夏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太祖攻

之布救蘭蘭敗布走遂斬蘭等布復從東縉與陳

宮將萬餘人來戰時太祖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

破之

魏書曰於是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

固太祖乃令婦人守陴悉兵拒之屯西有大隄其

步騎並進大破之獲其龍車追至其營而還

全

商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譎勿入伏中引軍屯南十餘里明日復來太祖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其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旣合伏兵乃悉乘隄布夜走

太祖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

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丘秋八月圍雍丘冬

十月天子拜太祖兗州牧十二月雍丘潰超自殺

夷邈三族邈誦袁術請救爲其衆所殺兗州平遂

東略陳地是歲長安亂天子東遷敗于曹陽渡河

幸安邑

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軍臨武平袁術所置陳相袁嗣降太祖將迎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乃遣曹洪將兵西迎衛將軍董承與袁術將萇奴拒險洪不得進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衆各數萬初應袁術又附孫堅三月太祖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儀及其衆皆降天子拜太祖建德將軍夏六月遷鎮東將軍封費亭侯秋七月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獻帝春秋曰天子初至洛宅使張揚繕治宮室名殿安殿八月帝乃遷居奉別屯梁太祖遂至洛陽

揚幸城而故中常侍趙忠

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羣賊克平天下呂布襲劉備取此先代之良式也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

衛京都逼遁走天子假太祖節鉞錄尚書事獻帝

又領司隸校尉

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九月車駕出轡輶而東以太祖爲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

紀曰

十一 魏志一 十一 魏志一

西遷朝廷日闔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

張璠漢紀曰初

天子敗於曹陽欲浮河東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鎮星於牛斗過天津熒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

河自軒轅東出立又謂

宗正劉艾曰前太白守天關與熒惑會金火交會革命之象也漢祚終矣晉魏必有興者立後數言於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漢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公聞之使人語立曰知公忠於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

天子之

東也奉自梁欲要之不及冬十月公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於是袁紹爲太尉紹恥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天子拜公司空行車騎將軍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

魏書曰自遭荒亂率之糧穀諸軍並起無終歲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沫離無敵自破

下邳備來奔程昱說公曰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不如早圖之公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繡領其衆

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爲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

魏書曰公所乘馬名絕影爲流矢所中傷頰及足并中公右臂公世語曰昂不能騎進馬於公公故免而昂遇害

士

十一 魏志一 士

乃引兵還舞陰繡將騎來鈔公擊破之繡奔穰與劉表合公謂諸將曰吾降張繡等失不便取其質以至于此吾知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已後不復敗矣遂還許

世語曰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又復此制公自此不復朝見

表術欲稱帝於淮南使人告呂布布收其使上其書術怒攻布爲布所破秋九月術侵陳公東征之術聞公自來乘軍走留其將橋蕤李豐梁綱樂就公到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公還許公之自舞陰還也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爲繡公遣曹洪擊之不利還屯葉數爲繡表所侵冬十一

月公自南征至宛

魏書曰臨洧水祠亡將表士戲欵流涕衆皆感暢

據湖陽攻拔之生禽濟湖陽降攻舞陰下之

三年春正月公還許初置軍師祭酒三月公圍張

繡於穰夏五月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

獻帝春秋曰表

紹叛卒詣公云田豐使紹早襲許若挾天子公將引還

以令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公乃解繡圍

繡兵來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公與荀彧書曰賊來

追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衆破繡必矣到安

衆繡與表兵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

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爲遁也悉

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秋七月公還

魏志一

三

張一

許荀或問公前以策賊必破何也公曰虜遏吾歸

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呂布復爲袁術

使高順攻劉備公遣夏侯惇授之不利備爲順所

敗九月公東征布冬十月屠彭城獲其相侯諧進

至下邳布自將騎逆擊大破之獲其驍將成廉追

出戰戰又敗乃還固守攻之不下時公連戰士卒

罷欲還用荀攸郭嘉計遂決泗沂水以灌城月餘布將宋憲魏續等執陳宮舉城降生禽布宮皆殺之太山臧霸孫觀吳敦尹禮昌豨各聚衆布之破

劉備也霸等悉從布布敗獲霸等公厚納待遂割

青徐二州附于海以委焉分琅邪東海北海爲城

陽利城昌慮郡初公爲兗州以東平畢諶爲別駕

張邈之叛也邈劫諶母弟妻子公謝遣之曰卿老

母在彼可去諶頓首無二心公嘉之爲之流涕既

出遂亡歸及布破諶生得衆爲諶懼公曰夫人孝

於其親者豈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

魏書曰表紹宿與故太尉楊彪大長秋梁紹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過誅之公曰當今天下土崩瓦解唯

豪並起輔相君長人懷快快各有自爲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雖以無嫌待之猶懼未信如有所除則誰不

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塵垢之間爲庸人之所陵陷可勝

恐乎高祖赦雍齒之辭而羣情以安如何忘之紹以爲

公外託公義內實異深懷怨望臣松之以爲楊彪亦曾爲魏武所困幾至於死孔融竟不免於誅滅豈所

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哉非知其在行之信矣

魏志一

高

張一

四年春二月公還至昌邑張楊將楊醜殺楊睦固

又殺醜以其衆屬表紹屯射犬夏四月進軍臨河

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

太守繆尚留守自將兵北迎紹求救與渙仁相遇

大城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

衆降封爲列侯還軍教倉以魏種爲河內太守屬

以河北事初公舉种孝廉兗州叛公曰唯魏種且

不棄孤也及聞种走公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

不置汝也。既下射，大生禽。种公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是時袁紹旣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將進軍攻許。諸將以爲不可敵。公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秋八月，公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齊、北海、東安，留于禁屯河上。九月，公還許，分兵守官渡。冬十一月，張繡率衆降封列侯。十二月，公軍官渡。袁術自敗於陳，稍困袁譚。自青州遣迎之。術欲從下邳北過，公遣劉備、朱靈要之。會術病死，程昱、郭嘉聞公遣備，言於公曰：「劉備不可縱。」公悔，追之不及。備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胄，舉兵屯沛，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獻帝春秋曰：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其無如我何！』曹公自來不可知耳。魏武故事曰：岱字公山，沛國人，以司空長史從征伐，有功，封列侯。魏略曰：王忠扶風人，少爲亭長。三輔亂，忠饑乏噉，人隨輩南向武關，值妻子，子伯爲荊州遣迎，此方客人忠不欲去，因率等作逆，擊之，奪其兵，聚衆千餘人，以歸公。拜忠中郎將，從征討。五官將軍知忠嘗噉人，因從駕出行，令俳取冢間髑髏，繫著忠馬鞍，以爲歡。

後盧江太守劉勲率衆降封爲列侯。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謀泄，皆伏誅。公將自東征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諸，

必爲後患。」孫盛魏氏春秋云：昔諸將曰：「劉備人傑也。」於失實也，不亦彌遠乎？後之作者又生意改之，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後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公，遂東擊備，破之。生禽其將夏侯博，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昌豨，叛爲備，又攻破之。公還官渡。紹卒不出。二月，紹遣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夏四月，公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

之東。紹乘人後，若何？」公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

必爲後患。」

孫盛魏氏春秋云：昔諸將曰：「劉備人傑也。」於失實也，不亦彌遠乎？後之作者又生意改之，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後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公，遂東擊備，破之。生禽其將夏侯博，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昌豨，叛爲備，又攻破之。公還官渡。紹卒不出。二月，紹遣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夏四月，公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

備將五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公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良醜良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紹軍大震公還軍官渡紹進保陽武關羽亡歸劉備八月紹連營稍前依沙壠爲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與相當合戰不利習鑿齒漢晉春秋目許攸說紹曰公無與操相攻也急分諸軍持之而徑從他道迎天子則事立濟矣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取之攸怒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十已三十有衆五千自後百戰百勝敗者十二而已矣但一破黃巾受降卒三十餘萬餘所吞并不可惡紀雖征戰絕傷未應如此之少也夫結營相守異於摧鋒決戰臣松之以爲云紹衆十餘萬屯營東西數十里魏太祖雖機變無成

方略不出安有以數千之兵而得逾時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竊謂不然紹爲屯數十里公能分營與相當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紹若有十倍之衆理應當悉力圍守使出入斷絕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運車公又自出擊淳于瓊等揚旌往還曾無抵擋明紹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諸書皆云公坑紹衆八萬或云七萬夫八萬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縛而紹之大衆皆拱手就戮何緣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將記述者欲以少見奇非其實錄也案鍾繇傳云公與紹相持縣爲司隸送馬二千餘匹以給軍本紀及世語並云公時有騎六百餘匹安在哉紹復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於內作之以相應紹射營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楯衆大懼時公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或以爲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公從之孫策聞公與紹相持乃謀襲許未發爲刺客所殺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略許下紹使劉備助辟公使曹仁擊破之備走遂破辟屯袁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公用荀攸計遣徐晃史渙邀擊大破之盡燒其車公與紹相拒連月雖比戰斬將然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者曰却十五日爲沒破紹不復勞汝矣冬十月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足來奔因說公擊瓊等左右疑之荀攸賈詡勸公公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會明至瓊等望見公兵少出陣門外公急擊之瓊退保營遂攻之紹遣騎救瓊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公怒曰賊在背後乃自士卒皆殊死戰大破瓊等皆斬之曹傳曰公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公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公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公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爲之柰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公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用表軍旗幟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東薪所歷道有聞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

者信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眭元進騎督韓荀子呂威璜趙敵等首割得將軍淳于仲簡臯未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臯牛馬割脣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沮懼時有夜得仲簡將以詣麾下公謂曰何為如是仲簡曰勝負自天何用爲問乎公意欲不殺許攸曰明且鑒於鏡此益不忘人紹初聞公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彼攻瓊等吾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紹衆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衆獻帝

起居注曰公上言大將軍鄴侯表紹前與冀州牧韓馥立故大司馬劉虞刻作金璽遺故任長畢瑜詣虞為說命錄之數又紹與臣書云可都鄴城當有所立擅鑄金銀印孝廉計吏皆往詣紹從弟濟陰太守敘與紹書云今海內喪敗天意實在我家神應有徵當在尊兄南兄臣下欲使即位南兄言以年則北兄長以位則北兄重

十九

都等皆散

不利爲都所破公南征備備聞公自行走奔劉表七年春正月公軍譙令曰吾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懷恤倉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上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爲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遂至浚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太牢祀橋玄賞襄明載公祀文曰故太尉橋公誕敷明德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靈幽體翳邈哉唏矣吾以幼年辟外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爲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醉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爲此辭乎匪謂靈忿能詒己疾懷舊惟顧念之懷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饗進軍官渡紹自軍破後發病歐血張三

九月公征之連戰譚尚數敗退固守夏五月死小子尚代譚自號車騎將軍屯黎陽秋八月公征之連戰譚尚數敗退固守夏四月進軍鄴五月還許留賈信屯黎陽已酉令曰司馬法將軍死綏魏書云綏却也有前一尺無却一寸故趙括之母也不坐括是古之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內也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

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

魏書載庚申  
今日議者或

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與  
適道未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關士食  
於功則卒輕於死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  
人不關之士並受祿賞而可以立功興國者也故明君  
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蠍秋七月令曰

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

吾其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

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

而有以益於天下八月公征劉表軍西平公之去

鄴而南也譚尚爭冀州譚爲尚所敗走保平原尚

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將皆疑荀攸勸公

許之魏書曰公云我攻呂布表不爲寇官渡之役不授  
袁紹此自守之賊也宜爲後圖譚尚狡猾當乘其  
亂縱譚挾許不然束手使我破之

公乃引軍還冬十月

到黎陽爲子整與譚結婚臣松之案紹死至此遇周  
五月耳譚雖出後其伯不

爲紹服三年而於再暮之內以行吉禮悖矣魏武或  
以權宜與之約言今云結婚未必便以此年成禮

尚

平率其衆降封爲列侯魏書曰譚之圍解陰以將軍  
印綬假曠曠受印送之公曰

我固知譚之有小計也欲使我攻尚得以其間略民聚衆  
比尚之破可得自彊以乘我弊也尚破我盛何獎之乘乎

九年春正月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

尚復攻譚留蘇由審配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降

既至攻鄴爲土山地道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

黨糧道夏四月留曹洪攻鄴公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尚將沮鵠守邯鄲

沮音菹河朔間今猶有此姓鵠沮授子也

又擊拔之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舉縣降賜爵關內侯五月

毀土山地道作圍壅汎漳水灌城城中餓死者過

半秋七月尚還救鄴諸將皆以爲此歸師人自爲

戰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

來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來臨澮水爲營

曹瞞傳曰遣候者數部前後參之皆曰定從西道已在邯鄲公大

喜會諸將曰孤已得冀州諸君知之乎皆曰不知公曰

諸君方見不久也

夜遣兵犯圍公逆擊破走之遂圍其營

未合尚懼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

爲圍益急尚夜遁保祁山追擊之其將馬延張顥

等臨陣降衆大潰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得尚印

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八月審配兄

子榮夜開所守城東門內兵配逆戰敗生禽配斬

之鄴定公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

人寶物賜雜繒絮廩食之孫盛云昔者先王之爲誅  
鑿成紹因世艱危遂懷逆謀上議神器下干國紀葬社  
汚宅古之制也而乃盡衰於逆臣之家加恩於鑿養之

室爲政之道於斯躉矣夫匿怨友人前哲所取稅賸舊  
館義無虛拂苟道乖好絕何哭之有昔漢高失之於頃  
氏魏武遵謬於此舉

初紹與公共起兵紹問公曰若

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公曰足下意以爲何如